



巴金小說藝術論

BA JIN XIAO SHUO YISHU LUN

化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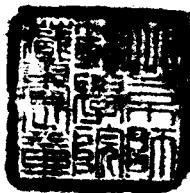
巴金小说艺术论

花 建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560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125607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曹 怡

巴金小说艺术论

花 建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43,000

1987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500

书号 10299 · 023 定价 1.55 元

序

钱谷融

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我想：有志于艺术探索的人们，越是体会到研究对象的丰富和深邃，越会激发起探索的雄心，这在巴金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一九七八年以后，随着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解放的春风，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巴金研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迅速地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进。最初的一批研究文章推倒了“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巴金本人和巴金作品的诬陷之词，肯定了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也重新确认了他的优秀作品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积极社会作用。此后的几年，随着我国理论战线的空前活跃和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更新，不仅有关巴金的资料得到广泛搜集和系统整理，巴金研究的整体水平更得以迅速提高。很多研究者努力在五四运动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上研究巴金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倾向，从他紧张求索思想出路的深层心理中分析他的创作动机，并且对巴金和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

种思潮的关系，巴金所受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外国文学的影响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使今天的读者对巴金的思想轨迹和创作活动有一个初步的全面认识，这些都是很必要的，也是很可贵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巴金这样一个五四运动以来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家，还应该更多地研究他的文学创作特色，如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究竟作出了哪些艺术贡献，他的《家》、《憩园》、《寒夜》等优秀作品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的魅力，他给后来的文学家们究竟留下了哪些可供吸收借鉴的创作经验等等。在这方面，除了有若干论文和专章涉及外，多年来还未见有系统性的研究，总的说来是巴金研究中的一个弱项。现在花建同志的《巴金小说艺术论》对此作了系统性的分析，正是巴金研究领域中一个可喜的收获。

花建同志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毕业的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答辩就是由我主持通过的，这本专著是他认真学习、勤奋耕耘的结果，也是一本有特色的书。首先，花建同志是作为一个真诚的读者去和巴金对话的，他用自己热爱真理、光明和美的心去感应巴金那颗“燃烧的心”，把自己的理论见解体现在真挚的感受中，又把真诚的感受和严肃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实际感受多少，就论述多少，不作脱离作家和作品实际的空泛议论。如对巴金小说结构艺术的分析，对巴金小说文体的分析，不仅开掘出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而且写出了自己独到而实在的艺术体会。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评论家首先应该是读者。”也就是说评论家首先要和作家进行心的交流，要被作

品所浸染，所感动，他才能真有所体会，真有所评论，更何况巴金本来就是以“把心交给读者”而著称的呢。

其次，花建同志注重了作家研究和艺术分析的整体性，虽然他重点论述小说艺术，但并非就事论事，而是把巴金的思想和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把小说真正视为巴金人格的投影、感情的结晶和生活的一部分。书中对巴金前期世界观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巴金思想的矛盾性与克鲁泡特金主义本身所包含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矛盾有很大关系，并且结合这种矛盾去透视巴金小说的艺术特色，这无疑有助于艺术分析的深入。

自然，作为一个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第一本专著，书中当有稚嫩和粗疏之处，然而希望也正在这一面。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更深入的研究成果正有待于这些青年人去开拓，去建树。看到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批青年有生力量的崛起，我感到很高兴，正好借此表达我对此的一点感受。是为序。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目 录

第一章	把你的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中 ——巴金小说的审美特征	第 1 页
第二章	大仁者的胸臆 大勇者的眼界 ——巴金小说的艺术视点	第 30 页
第三章	分合开阔的艺术之川 ——巴金小说的艺术方法	第 53 页
第四章	富于力度的艺术建构 ——巴金小说的结构	第 90 页
第五章	性格系统的整体创造 ——巴金小说的人物(上)	第 111 页
第六章	心态空间的深入探究 ——巴金小说的人物(下)	第 131 页
第七章	怪诞的变形 双重的美感 ——巴金小说的象征	第 149 页

第八章	如火烈烈 如浪迭迭	
——巴金小说的抒情	第 164 页
第九章	生命感 情绪因 控制力	
——巴金小说的节奏	第 182 页
第十章	个性的投影 思想的浮雕	
——巴金小说的文体	第 199 页
后 记	第 225 页

第一章 把你的生命之船 驶行在悲剧中

——巴金小说的审美特征

—

艺术是一条变异多彩的美的巨川，一代人有一代人美的追求。从五四时期到四十年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屡起屡落，古老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争取新生的艰难行程。一方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文化传统面临着艰难的蜕变更新，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尚未成形就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一方面，追求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意识激起了人们献身的伟大热情，另一方面，历史障碍的顽强又使先觉者们常感痛苦和失望。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苍凉沉郁的现代悲剧感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意识和情绪趋向，而悲剧美，便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美学趋向。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中，这一代美学风神化为各具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如鲁迅，如茅盾，如老舍，如叶紫，如沙汀，如靳以，或是渗透着深沉历史感的悲喜剧的融合；或是先觉者痛苦的孤寂；或是抒发着斯民之怨的冷峭

的幽默，或是挣扎于重压之下如歌的悱恻哀婉，而巴金，这位被鲁迅誉为“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①，不仅以多产著称，写了《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火》三部曲、《灭亡》、《新生》、《春天里的秋天》、《海的梦》、《利娜》、《砂丁》、《雪》、《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二十部中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更在小说创作的整体上，表现了他悲剧的审美理想。这样的审美理想体现着小说家的审美倾向性，支配着他的审美追求。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包含着悲剧性的故事，他创造的觉新、梅、瑞珏、鸣凤、瑞、李冷、树声、汪文宣等形象组成了一个悲剧人物的长廊，形成了他特有的悲郁慷慨的艺术风格。早在三十年代，就有评论者指出：“他的作品没有一本是平静的、和悦的，他不曾有过灵魂的宁静，他的拿手文章是悲哀。”“他是人类苦难的歌人。”^②

二

历代悲剧大师的成功，除了时代提供的悲剧素材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作为一个先觉者，能够率先体会到尚属未来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要求，并在献身这一历史要求的过程中体会到现实的否定因素带来的深切的人生不幸，以

①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② O.Brière.S.J《巴金：一位现代中国的小说家》，载《万象》第3卷第5期第11月号。

特定的艺术形式加以表达。可以说，悲剧美的追求者和创造者，首先总是悲剧的深刻实践者和深切体验者。

巴金正是从社会悲剧的体验者走向悲剧美的创造者，从追求民主平等、反抗封建政治的社会理想走向悲剧美的审美理想。巴金曾经称自己是“五四的产儿”^①，他属于五四运动所唤醒的最敏感最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一代知识分子之列。他说：“五四运动象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②他那被封建文化所窒闷着的心室犹如射进了一线阳光。他惊喜慌张、饥不择食地吞食了大量的西方新思潮，特别是让·雅克·卢骚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对他影响极深，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来看待“人”。从贫民窟中的饿孚到大公馆中的婢女，在他眼中，“他们都是人类底一分子，他们是同样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③不再把人看作是被礼教规范好的僵死角色，而看作是超越了生物性的、主动地追求自身价值和人格要求的类存在，这是贯穿巴金全部创作生涯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个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思想一旦在巴金头脑形成，就象一次壮丽的日出，为他建造起整个世界的形象——一个摧残人感情泯灭

① 《迎接“五四”六十周年》，《巴金专集（1）》第579页。

② 《忆·觉醒与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③ 《复仇·自序》，《巴金专集（1）》第199页。

人价值的不合理社会！从石狮子把门的旧公馆到充斥种族歧视的苏伊士运河，从苦难的“孤岛”到畸形繁华的“陪都”，任何人，越是苏醒了自我意识，越是提出了发展和完善自身的要求，就越是遭到整个社会制度的无情摧残而陷入被打击被毁灭的悲惨境地。巴金不仅是这类人生不幸的省视者，更是自觉承担这种苦难的大仁大悲者。正如巴金所表白的：“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我底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够熄灭的热情，因此，我底心就痛得更厉害了。”^①这就是巴金之所以为巴金！他对人民的痛苦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往往比身受痛苦的人还要痛苦，他的感情、他的知觉、他的灵性简直就是特设的人类痛苦的信息传感器和扩大器，使他无时不在体验着悲剧，经历着悲剧。“每夜，每夜，一切都静寂了，人间底悲剧也都终局了，我还拿着笔在白纸上写黑字，好象我底整个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这时候我底眼前出现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在我底眼前变成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自己是不复存在了。至少在这时候，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底笔来申诉他们底苦痛了。”^②由抽象而广泛的“人类之爱”走向承担现实苦难的“人类之悲”，这是巴金的痛苦之处，也是他的幸福和幸运之处，是他追求悲剧美理想最重要的实践和认识基础。

① 《复仇·自序》，《巴金专集(1)》第199页。

② 《光明·序》，《巴金专集(1)》第203页。

巴金对悲剧美的理想追求，又是出于他激扬生命、抗争黑暗、寻求光明的自身要求和充满曲折痛苦的实践过程。“五四”运动后，他怀着“救世救人也救己”^①的强烈愿望走出了封建大家庭，在远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寻求人生的理想，接受了貌似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那时，他“有一个孩子般的幻梦，以为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就会与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一切罪恶就会立刻消灭”^②。他抱着“真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热情”多年来投身于“安那其主义的战场”。他不曾料到：这种社会政治主张离开中国的实际是如此遥远，一再被现实的压迫证明它的无法实现。巴金为此陷入深深的失望和矛盾中。在无政府主义的各派政治主张中，巴金最倾心的是克鲁泡特金主义，而克鲁泡特金主义正是无政府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充满矛盾的混合体。^③它给巴金的整个思想及其精神世界带来了复杂而长久的影响。一方面克鲁泡特金主义包含的民主主义观念加强了巴金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信心，为他展示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另一方

① 《探索》，载《雨花》1980年第7期。

② 《前夜·译者序》。

③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从它最早的“先知”——青年黑格尔派的施蒂纳及同期的葛德文，到巴金走向生活的年代，已有了约一百年的历史。由于各派无政府主义者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主张，有着不同的哲学或经济学或伦理学的侧重点。巴金从五四时期接触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后来又研究了高德曼、普鲁东、阿利兹等人的著作，在经过反复比较后，他宣布：“我在大体上愿意做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

面，克鲁泡特金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一切个人束缚的观点又刺激了巴金更迷恋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为自己在阶级大搏斗时代的软弱、涣散进行自我安慰，妨碍了他把满腔热情投入到当时最有希望的革命斗争中去。克鲁泡特金崇尚人的互助本能，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治组织的观点，又使巴金以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过如他所说的有产阶级专政一样，只不过是少数人的专政罢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做不到的”。①从克鲁泡特金给巴金影响的整体看，确是积极的民主主义和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影响兼而有之，但从促使巴金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思潮看，克鲁泡特金主义的消极作用又是十分突出的。普列汉诺夫在论及克鲁泡特金主义的内在矛盾时说：“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两种禀赋是很难并容的，就象上帝的儿子的两种禀赋之难并容一样。”②这种矛盾也深刻地影响了巴金，作为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巴金渴望为千百万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贡献一腔热情，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又使他留恋一种自由而涣散、软弱而彷徨的生活，不愿承担实际义务，不愿投入当时最有前途的革命运动中去。“自然，这种生活里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中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③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为这种痛苦所

① 李蒂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学灯》第7卷第12册第17号。

②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③ 《我的幼年》注一，见《巴金文集》第10卷。

压倒，而消沉，或者放弃这种由人道主义和作家的良知激活的内心冲突和自我谴责。他诚实的人生态度迫使他执着地探索救世救人救自己的出路，并在这种探索的痛苦中获得了深刻的人生体验：“我忠实地生活在这黑暗的混乱时代里。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①巴金经历的正是真正人生意义上的悲剧，潜藏在他性格中的那种软弱、散漫性以及无政府主义倾向，从本质上说，包含着现实给定性的惰性，从三十年代开始，在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下，巴金思想上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主导的方面。他竭力要冲破由这种历史惰性所造成的心灵阻力，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正是在这种包含着历史必然性的深刻的内心冲突中，在难以突破内心“重围”又一再要“突围”的苦恼中，巴金深深体会到了求索光明和自我完善的艰难，体会到了人的本质力量伸展的艰难，体会到了中国社会弃旧图新、走向变革的艰难。也正是在这种“奋斗的痛苦”中，巴金体会到了由深层心理震荡构成的特殊快感，也就是美学家们所说的“悲剧的体验”。这样，虽然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影响带给他的生活以不幸，由此而来的痛苦却象病蚌成珠孕育了他悲剧美的理想。这两者，即体验人类苦难的忧患意识和求索光明的艰难痛苦，就构成了巴金前期人生体验的主要内容，构成了他审美追求的主要生活

^① 《新年试笔》，《巴金专集（1）》第242页。

基础和感情基础。

三

在艺术家生活积累和社会理想的基座上，点燃起审美理想的熊熊火炬，还须经过一系列阶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其中，艺术家的美学观是他对美的哲学把握，起着最重要的中介转化作用。

我国有很高艺术修养的翻译家傅雷先生说：莫扎特一生都陷于贫困和不幸，他的音乐却是那般轻盈、高贵、空灵、欢快，“他从来没有把他的艺术来作为倾吐心腹的对象，也没有用他的艺术给我们留下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他的苦难，他的作品只表现他长时期的耐性和天使般的温柔。他把他的艺术保持着笑容可掬和清明平静的面貌，决不让人生的考验印上一个烙印。”^①而贝多芬一生与命运搏斗，在他悲壮的大师门上，惊心动魄的命运敲门声尽悉录进了他的作品中，成为他音乐的灵魂。相似的人生体验，相通的痛苦感情，经过了美学观的分光镜，却幻化出完全不同的艺术光彩。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巴金生活的年代，和巴金有相似人生体验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却扇面式地展开了不同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如老舍，他的人生观念和美学观念的根在市民阶层，自幼挣扎自立的生活经验养成了他“楞是不求人”和“好骂世”的态度，兼感染

^① 参看《傅雷家书》第43—46页。

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幽默情趣，他把娱乐消遣和抒发愤慨怨恨作为重要的审美因素，终于确认了自己“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的审美理想。他有市民阶层的敏感和体验，又有超脱和调侃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他领读者去看一幅市民风俗画卷，给了读者忧郁，给了读者愤怒，那一点儿放肆坦白的谐谑，又拉开了读者与形象的心理距离，减轻了读者的心头重压。又如巴金的老友沈从文，从抒写自叙传起步，从苦难而原始的湘西边地走上文坛，他对边地乡民纯朴、率真的人性之美和乡野情趣有着深深的热爱，他认为美，“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大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①于是，他一方面描绘历史演变中下层人民的命运，那绞结着原始民性与时代大力挤压的双重痕迹，唱出人性将被洗刷殆尽的悲哀，一方面借《月下小景》这类浪漫传奇鼓励人们做出向善的努力。而巴金的美学观则渗透着更强烈的社会功利意味。他把艺术和人的一致，把写作和生活的一致奉为最高的艺术境界。他称自己是从探索人生走上文学之路的，“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底生活底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径和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相同的。”^②他把人生探索的

① 《习作选集代序》，原载《国闻周报》1936年13卷1期。

② 《探索》，载《雨花》1980年第7期。